

背靠大树

◎ 范方启

背靠大树能干什么?这还用说,好乘凉呗,几岁的娃娃都能对答如流。可能是受这种大众观点的影响,我以前从没怀疑过背靠大树还有什么负面的成分。直到我亲自动手在大树的旁边栽上了一棵小树,才感到人云亦云、不假思索是多么可怕。

我种下的大树是一棵笔柏,从苗圃买回来的时候,就有一人多高,将它栽入花圃后,觉得腰身窈窕的柏树独自站在那儿,有些形单影只,应该给它找一个伴儿。一个不怎么大的花圃里,同时栽上两棵身高和体型都差不多的树木显然是不合适的,我觉得合适的做法就是在高树的旁边配上一棵永远也不会喧宾夺主的小树,小树就自然而然地有点小鸟依人的感觉。我选用的小树是茶花,这种树木长得慢,全部的心事好像都用来开花了,将它们放到一块儿没准很合适。

只不多的几年,柏树的高度渐渐近至二楼的窗户,并且越发青翠葱郁,而茶花树非但丝毫不见长势,反而显现出沉疴缠身的憔悴来。都说背靠大树好乘凉,可这大树似乎有点以大欺小,不仅一个劲地长高,腰围也在不断地增大,慢慢地挤占着小树的生存空间。及至有一天,我惊讶地发现,柏树的长裙已经遮住了茶花树的一半了,那时,我才真切地领会到了什么是“苟且偷生”,可怜的茶花树整天暗无天日,照那情势发展,它那本来就不大的地盘,早晚会被蛮横的柏树蚕食干净。

紧挨着大树的小树为何就成不了气候?看来我得仔细琢磨一下这个问题了。还得从大树的“大”说起,大树的“食量”与个头是一致的,一旦生根成活,它就在不停地汲取养分,它怎么可能与小树相安无事地平分生存所需的养分呢?那么,将小树放置于大树的旁边,对于小树来说实在算得上一种残害了。

有了这个发现以后,我不再犹豫,立刻将茶花从柏树的裙底移出来,给它一块自由生长的地盘。没过多久,茶花终于出息了,不仅叶子绿得可爱,而且个头也长高了,风雨的侵袭不但没有使它枯萎,反而让它更加气色鲜亮了。雨中的它,正在会心地微笑着。

身为小树的你,也勇敢地站出来晒晒太阳,经受风雨吧,这是生命的必须。贪图一时的舒服,没准会为漫长的未来种下苦果。

难听的名字

◎ 戴晨

“吕狗子!”

前段时间,一个陌生面孔来到我家,奶奶的脱口而出让我一惊。我下意识地朝奶奶咳了一声,小声嘀咕:“你怎么骂人呢,叫这么难听的名字。”“啥难听啊,吕狗子是他乳名。”

吕狗子自己也说,“不碍事的,打小被吕狗子长吕狗子短喊习惯了。我这乳名算顺口的了,还记得以前村东头的大夯牛和西头的小白果,每次快吃饭的时候被各自爹妈从河东喊到河西,那声音真比得过村口的大喇叭了。我在城里人五人六的,回到家能有人叫我吕狗子,心里倒也舒坦。”

我突然想起之前网上流行的一句话:一到过年,城里的Lucy、Linda、Jack回到村里就变回了翠花、小红、二狗子。看似戏谑的说法想想却也是事实。

然而在我的印象中,乳名并不难听。比如《西游记》里的唐僧,乳名叫江流儿;再如《红楼梦》第一回:“只有一女,乳名英莲,年方三岁。”;再如郭沫若先生,在《少年时代》里透露自己的乳名叫文豹。相比这些字眼,家乡的乳名实在难登大雅之堂。

不过,倒也能理解。以前的人是吃了没文化的亏,一辈子都在与鸡鸭牛犬打交道,对那些朝夕相处的动物有很深的感情,对自然力量也充满着敬畏。他们起的乳名也与之相关。像吕狗子、大夯牛,小龙河、小白果等稀奇古怪的名字便横空出世了。正应了《红楼梦》中王熙凤说的那句话:“你们是庄稼人,不怕你恼,到底贫苦些,你贫苦人起个名字,只怕压得住她。”大人们自幼过着艰难困苦的生活,自然盼着孩子一生能平安顺遂。

倒也有些乳名不按常规套路来,比如村大路口的大叔叫“锅子”。据说他出生那天上午,母亲桂芳正腆着大肚子下地劳作。临近晌午,田地里的男人女人陆陆续续扛着锄头回家了,她的腹部突然绞痛万分,一时间瘫倒在在了田埂上。在河道旁放鸭的国强大叔闻声过来,也不知从哪捣的一口锅,成了接生孩子的摇篮。自此,这孩子的乳名就叫“锅子”了。

但也不知道是从哪天开始,村子里那些难听的名字听得少了,突然某一天说没就没了,不知是在屋檐下老去了,还是被高高的院墙锁住了,亦或是被漂泊的游子打进了背包?逢年过节,虽然那些难听的名字又会重出江湖,但那些呼唤的声音却在年复一年中变得苍老。

我有时会问奶奶我的乳名,奶奶说从你这一代开始,家家户户都有学上了,识字的人多了,那些难听的名字也就不受待见了。你啊,就叫晨晨,听来也算洋气。

我想也是,难听也好,好听也罢,都是大人对孩子的呼唤,承载着长辈的美好祝愿,是每个人与故土和亲人割不断的脐带。

山石是一部时间之书

◎ 马亚伟

化,沧海可能变成桑田,森林可能变成荒漠。可是,山石一直是比较稳固的状态。如果不是造山运动、火山喷发之类的地球本身的巨变,一座山很难被改变,很多山石可以千年万载保持恒定的状态。

所以,我眼中的山石是穿越了漫长时光的神奇存在。它们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地静默在一隅,默默忍受着枯燥而单调的日子,为冰冷的岁月注入了温度和情感。多少时光在山石的眼底掠过,多少人是山石面前的匆忙过客,多少庄稼草木在山石的冷峻中经历兴衰更替。山石虽然没有温度和活力,但它们见证了无数生命的出生与衰亡,所以它们也带了时光的温度和岁月的情感,是可亲可爱的。

山石是时光两岸的智者,旁观着岁月滔滔,旁观着生命匆匆。任凭世间风雨沧桑,山石

始终保持着我自岿然不动的坚定和顽强。

我喜欢观察那些表面比较光滑的山石。在我眼里,那样的山石像一部时间之书,记载着漫长岁月里的每一次风雨,每一次霜寒。它们的棱角被时光磨去了,颇有些温润的味道。它们的纹路中,藏着千万年以来的时间密码。任何东西经过时光之手的抚摸,都会变得湿润和通透。山石随处可见,并无光彩,但有的山石别具风貌,堪比光彩熠熠的美玉。人们都钟情美玉,赋予它们不同寻常的价值,却很少有人觉得一块山石有什么价值。《红楼梦》里,贾宝玉的前世是女娲补天剩下的一块顽石。一块石头有了故事,才有了价值。

我知道有位擅长石头绘画的画家,他经常在山间寻找有可塑性的石头,然后在上面画画。他根据石头的形状和纹理,创作出栩栩

夏天的味道

◎ 管淑平

夏天是哪一种味道?是骄阳下柏油路面蒸发出的热浪气息,隐约中混合着一种胶质的沥青味道,还是公园的小路旁夹杂着的泥土和青草香的雨后清新?是藏在童年的,银白色铁皮水桶中的西瓜的味道,还是长满杂草的土井边水菖蒲的浓郁气息?

一不小心,闯入夏天。那些花香与果香扑面而来。无论是灿烂的向日葵还是嫣红的海棠花,无论是灿烂的石榴花还是亭亭玉立的荷花,它们都在用尽全力地展现出自己最美的一面。花香中,混合着早晨的露水和阳光的温度。一些水果也在初夏陆续成熟。蜜桃、李子、西瓜、杏儿……散发出阵阵甜蜜的果香。仿佛夏天就是被这些深深浅浅、酸酸甜甜的花香伴着果香邀请而来的。

然而,夏天并非只有甜美可人,午后,压抑的空气,黑压压的云层,终于酝酿了一场雷雨。雨水哗啦啦,打在屋顶的瓦片,打在直直的墙壁,打在透明的窗玻璃上,那声音不是清脆,而是一种宣泄,是夏天在尽情地玩闹。夏天的脾气是火爆的,像一个年轻气盛的少年,喜怒哀乐尽在脸上。原本干燥的路面被雨水打湿,那些小小的尘埃也消失在雨中,散发出一种说不出的味道,像是一种淡淡的土腥气,潮润、闷热,绵长,挥之不去。

记得年幼住在农村,我很喜欢夏天的雨。农村的环境较为幽静,房前屋后,草木围绕。一场雨后,花草清新,那些草木被雨水冲刷,焕发生机。浓郁的花香经雨水一淋,味道淡了些,却更有了一朵花的神韵,而这淡淡的气息和夏雨过后的城市味道是不一样的。

那时的夏天,并不觉得炎热,因为有树木为我们撑起一片绿荫。屋前是竹林,竹林中夹杂着一些李子树。初夏草木成帷,竹子潇洒挺拔,连成一片竹海,风一来,就是一层接着一层的绿色浪花。我常去竹林玩耍,那种风吹过竹林窸窣窣窣的声音很好听。

屋旁的土井,也是我常去之处。土井不

露珠儿

◎ 潘新日

来,有点凉。我们开始羡慕大人们,高高大大的,从不用担心露珠儿会打湿他们的上衣。可是,等到干完活,到了田埂一看,大人们也照样是浑身湿漉漉的。那一刻,我们的心酸酸的,感受到了大人的不易。

直到很久之后,我们才不再埋怨大人喊我们起早干活,要是等到太阳升起老高,那天就热了。稻子密不透风,在里面干活,受不了。即便早起干活有露水,可还是凉爽的。当然,干这种活的时候,只有把衣服交给露珠儿了。稻叶上长着倒刺,细细的倒刺扎皮肤,要是脱了衣服,我保准不出半个小时,皮肤上就会出现一条条红印,而且奇痒无比,别说干活了,就剩下咧着嘴挠痒的功夫了……

其实,没事的时候,露珠儿还是很好玩的。我们家住在一个水围子里,屋子旁边的池塘里长满了荷花,早晨拿着书到池塘边背课文,你会被荷叶上的露珠儿所吸引,那一颗颗晶莹剔透的小珍珠,随着风,在荷叶上奔跑,清亮的身影,像在跳舞。实在忍不住,就找来一截树枝,摇动着面前的一片大荷叶,让露珠儿在荷叶上荡秋千。露珠儿一会儿聚在一



温暖的拥抱

◎ 何文飞

一个星期五的下午,我和几个同事去县城小区居民楼栋开展文明引导志愿服务活动。

在八楼敲响了一户人家的门,开门的是一位大妈,中等个儿,穿着一身朴素的衣服,她谨慎地问我们到她家有什么事情。我们说明了来意后,她十分高兴地让我们进屋。我们本打算就在门口说些话,只是这次,大妈的热情让我感觉很温暖,于是,我们便决定进屋去坐坐。

大妈家里摆放的东西不多,十分简洁,也很干净。她回头对身后的小女孩笑着说,给叔叔阿姨拿点吃的,箱子里有牛奶和小面包。小女孩高兴地去了。我们围坐在餐桌旁和大妈聊起了家常。大妈告诉我们,她的儿子和儿媳在外地一家建筑工地上干活,她在县城租了房子带孙女上学,家里留着的几亩地老伴儿在种着。

她说,她每天都要到楼下小区的院子里找人说说活儿,这样她就很开心。从大妈的言谈中,我能体会到大妈是个开朗豁达的女人。她还时不时提醒我们喝放在身边的牛奶,要我们吃放在身边的小面包。

我和同事们都说,大妈,别客气,您这么乐意和我们拉家常,我们已经很高兴了。

一旁的小女孩,不停地把我们身边的牛奶和小面包送到我们手里。我对大妈说:“娃娃养得真大方啊!”大妈笑着说:“她一岁的时候就跟着我啦。”我点点头,对小女孩说:“真乖!读几年级了?”小女孩笑着回答:“大班,今天下午放假,婆婆就把我接回家咯,吃嘛,叔叔,小面包可好吃啦。”

我接过小女孩手里的面包和牛奶,又慢慢放在身边。

同事问小女孩:“爸爸和妈妈经常回来看你吗?”

小女孩望着同事,没有回答她的话,而是摇摇头,送给她牛奶和面包。

同事和我一样,拿到小女孩的面包后,慢慢地放到身边。

大妈接过话说:“他们一年也难得回来一次,很忙呐,每周小丫能通上一次电话吧,她可想爸爸妈妈了。”

在愉快的闲聊中,我们的文明引导志愿服务活动也结束了。我们起身要走,大妈有些不舍,她还想说些什么,但也跟着我们起身,然后要我们把牛奶拿上喝:“小丫,给叔叔阿姨拿吃的。”小女孩赶紧又去拿桌子上的牛奶往同事荷包里塞,说:“阿姨,好吃呐!”

同事说着谢谢,依然不肯收下她的牛奶。我突然发现小女孩似乎要哭了,于是对同事说:“收下吧,她可想你吃了!”同事犹豫片刻,终究收下了小女孩送给她的牛奶和面包,两个荷包被塞满了。

我们走出屋子,来到门廊。大妈没有把我们送出门外,她在屋子里望着我们说:“慢慢去呐,慢慢去呐……”声音越来越轻,越来越小,说到后面,已经听不见了。

突然,小女孩从屋里跑了出来,拉住同事的衣角,然后伸出双手,想要同事抱抱她。同事似乎也意识到了什么,一把将小女孩抱在怀里,小女孩亲了同事的脸颊,同事也亲了小女孩的脸颊。

我似乎看见,是小女孩的母亲在抱着她,在亲吻她。她们不舍地拥抱在一起。走出楼栋,走出小区,映入眼帘的是流向北方的清江河。人们说,这是小县城的母亲河。

